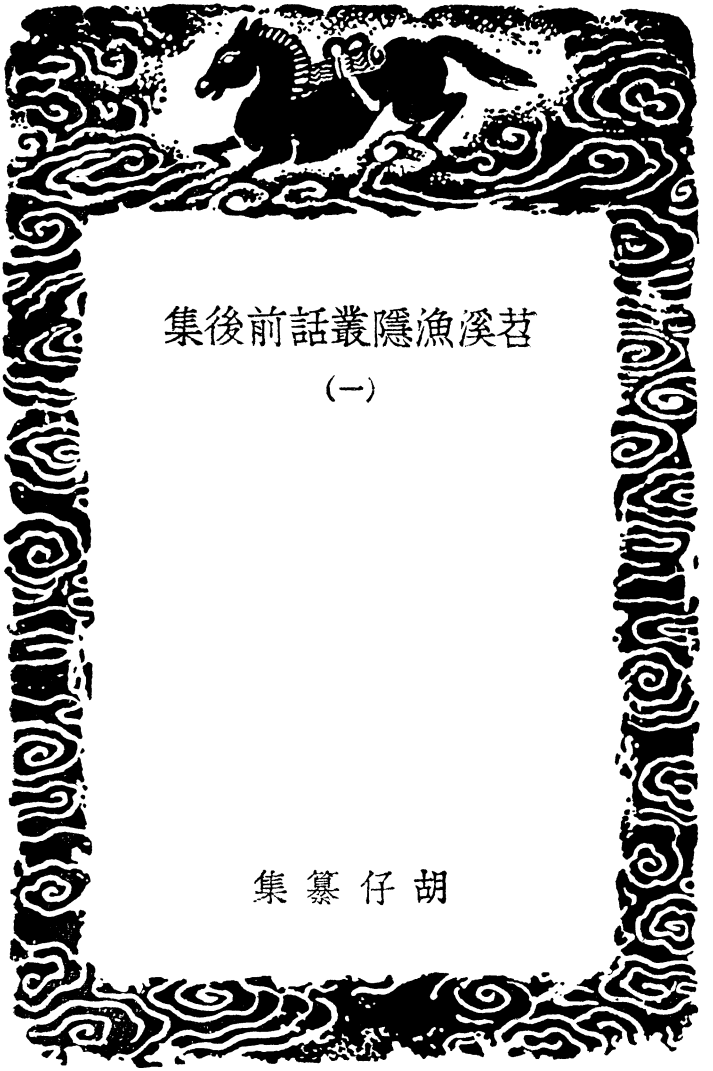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一)

胡仔纂集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第三
五柳先生上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第六
杜少陵一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六
韓吏部上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衞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温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光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竟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附生朝　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岐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啓　俞清老　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邁　楊察　徐忻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徹　舩子和尚　參寮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雲詩　緇黃雜紀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藥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囀春鶯　媚兒　魯生　麗人雜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一

宋　苕溪漁隱胡仔　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在宇又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尙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爲一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

輿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攷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

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敍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蹂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迫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倘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

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靑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眞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眞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褌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褌中乎。余觀康尙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衒鬻以爲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潘子眞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眞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眞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爲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懍撰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卽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窮袴漢時語也今襠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眞可發一笑也

潘子眞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與焉詩曰蠐螬在東又曰鶺在梁雙聲與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讙爲雙聲礙碻爲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九曲流清泚車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綃荳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而山谷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蘦湖荇曄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爲鶴膝尤可笑也

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讙爲雙聲礙碻爲疊韻某案

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礧碏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耀、騏驥、慷慨、咿喔、鷹鸇。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猰、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聞。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屐清。侵簷逼屐。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脣音。簷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屐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屐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疊韻也。某案李華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曲詰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憶懲晴暉時晦明。謔語諸讜論草萊荒蒙龍室屋壅塵堅。僮僕侍傴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苕溪漁隱曰。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居劍閣隔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爲誤。以嗟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嗟爲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

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古今詩人。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言。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凡詩人專門名家。無有不可觀者。特降而至於晚唐。未免氣象衰薾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瞻。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仙予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爲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

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飄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蛣蜣糞丸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爲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爲吏者六歲故云曩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苕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

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爲米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眞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酔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誤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苕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礙砆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粗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比礙砆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

爲望字若爾便有褒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爲圍雖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爲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能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又荊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慧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謂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以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遯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苕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卽此詩是也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

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恠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爲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巾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恥事二姓。所作詩。但

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麗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

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閔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堦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

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使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爲陶。孰爲今詩也。則爲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曇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天啓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眞。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陶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瀾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眞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眞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眞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嗣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眞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蒿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髽飲。廨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庵。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黨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雅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餅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爲好事者一笑

遯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沈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尙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爾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眞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來（一作山來）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蓬藋徑已抽秋一作春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眞

余之實錄也。余投閑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既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爲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女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眞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眞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

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妬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豈如生富貴人雖醉着暝暗嗆囓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

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蠶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未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眞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與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厠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厠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斲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云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牀頭歷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苕溪漁隱曰太白登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潘子眞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遺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

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牛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據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苕溪漁隱曰二說辨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牴牾無疑苕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逢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膾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古人作詩類皆撫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六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罍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綦聲花院閉幡影

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苕溪漁隱曰。無已後山詩話。論黃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韋蘇州書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閒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紈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既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苕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尙是夢也。作更倒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遯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旟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苕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遯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爲是余嘗細考詩注子子干旟鳥隼曰旟後人多用隼旟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

潘子眞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羅敷豔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柳景元兄弟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遂迤亦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邪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陵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盛。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闓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爲存深意。或以爲初無意。蓋以子美爲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爲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汚下。十首

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荊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荊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籤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荊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琵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愼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

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爲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謂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耳。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爲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七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郡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品品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眞有無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跋扈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爲不然此正與古謠語無以異豈復以韻爲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苕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大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悒悒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唯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愧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樗樗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與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盡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元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詩云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牀銀牀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眞詩話云晉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詩露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卽唐元元皇帝廟兩廊皆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眞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者也國初猶皆存迨眞宗朝陵經過愛其筆蹟命行在畫工徧閱之有負藝者恥以爲不及會詔有司修葺卽請盡漫壁更畫遂悉見毀或云當毀折時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腳不韈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苕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鶯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

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嘗用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鷩鷖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詩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此類獺髓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躬婺女

爭華。麝月與常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旟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末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梢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梢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梢。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卻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

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恢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與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涉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己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窗戶每宜通乳鵲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輿擔夫則如造詞腕輿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眞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以停穩筆畫爲過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爲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苕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爲覽者一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八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假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亟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告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爲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迺知詩人之言

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信溪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爲晨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桀亢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呎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幷州快翦刀翦取吳淞半江水王宰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絕倫而宰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爲二李矣又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苕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歷中家于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妄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

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顛棘王元之詩水芝臥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爲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爲夢又釋天棘爲柳皆非也苕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顛棘初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爲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爲柳不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爲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爲證固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況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爲對偶非有奧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梅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

又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翻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烏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爲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窴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窴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

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德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個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佗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唫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唫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血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

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眞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閎。對雲臥爲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少陵詩正異云。天閼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闥。今從之。莊子之管闚天。正用此字。舊集訛作闕。又或作關。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體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爲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爲天關。荊公又改爲天閎。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櫟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櫟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櫟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櫟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覓松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櫟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櫟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櫟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事詩曰。天上多鴻鵠。池中足鯉魚。鴻鵠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

鴈然懷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爲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鶺鴒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鵬鳥乃烏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云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蓋以雞對楊皆爲假借田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梅爲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大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又論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瑣碎云金瑣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荊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卻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

百二十尺。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大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九

杜少陵四

苕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鄰王叔原注朱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鄰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鄰注云良馬低頭至鄰故曰齧鄰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別本作乙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爲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

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闢。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並見酉陽雜俎。

瑤溪集云。杜子美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夫唯文選是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爲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爲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眞州范氏溪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

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遂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鬬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

寬夫啓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妄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愼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亦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書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納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爲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肯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絕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琯贊云盛名之下爲難居眞可發觀者一笑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王荊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刊注而從正若此之類不可概舉其采擇

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碾礧連錢動肉駿於理若不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駿作驌以爲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蘗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蘗砧詩也蘗砧者鈇也蘗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爲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云空看小垂手忽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遯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爲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爲歌詩每以子美爲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爲文使之未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爲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頹寒煙孤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枕木前霜拱雁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度族人聞此事爲最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鵰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荊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票姚亦以平聲用之必

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卻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胷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生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雁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孤雁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老杜補遺云.鮑當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羣.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胷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胷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沧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抛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胷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胷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沧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抛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